

浸满烟火的乡村岁月

□卜庆萍

村东头有一口老井，井沿有块青石板，被一辈辈的人踩得溜光，中间凹下去，像只老碗。每天天刚亮，井边就热闹起来，挑着水桶的人排着手，桶绳在井轱辘上绕两圈，手一松，桶扑通一声沉进水里，再往上提，水就满得晃荡，洒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顺着石板缝渗进土里，长出几丛青苔。

我挑着水桶去打水时，常遇到李婶。她总是不天亮就来，说早上的井水最甜，用来煮小米粥最香。她的水桶是铁皮的，用了十几年，桶边摩擦得锃亮。“你看这水，清得能照见人。”她一边往桶里舀水，一边指着水面给我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真能映出人的影子，连脸上的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

井边有棵老榆树，树干粗壮，枝丫伸得老远，夏天的时候，茂密的枝叶能把整个井台都盖住。村里的老人坐在树下的石头上聊天，手里摇着蒲扇，嘴里叼着烟袋锅子。

我家的磨坊在院子西边，是爷爷在世时盖的。磨坊里有一个石磨，磨盘是青石头做的，上面刻着细密的纹路，像田埂上的沟壑。每次磨面，我都要先把麦子淘干净，晒干，再倒进磨眼里。推磨的时候，石磨“吱呀吱呀”地响，像在唱一首老调子。磨出来的面粉雪白雪白的，飘在空气里，带着股麦香。

我家的针线筐箩，放在炕头的柜子上。筐箩是柳条编的，边缘有些磨损，却很结实。里面装着各色的线团、针、顶针，还有些碎布块。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坐在炕头缝缝补补，把旧衣服上的破洞补好，把磨破的袖口接长。有时候，村里的妇女们会来我家串门，围坐在炕边，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聊天。

王婶的针线活最好，她能在布上绣出各种各样的花，有牡丹、月季，还有梅花。她教我绣荷花，说：“绣荷花要先描好样子，再用绿色的线绣荷叶，用粉色的线绣花瓣，针脚要密，这样绣出来的花才好看。”

村西的小河，是孩子们的乐园。夏天的时候，孩子们会在河里游泳、摸鱼、捉虾。河水不深，清澈见底，能看见水里的小鱼游来游去。我常常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看着孩子们玩耍。他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在河面上回荡。有时候，孩子们会把摸来的鱼送给我，说：“这鱼给你，你回家煮鱼汤喝。”我接过鱼，心里暖暖的。

秋天的时候，河边的芦苇花开了，白白的，像雪一样。风一吹，芦苇花就随风飘荡，落在河面上，像一只只小船。我会折些芦苇秆，编成篮子，用来装东西。有时候，村里的老人会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芦苇花发呆，嘴里念叨着过去的故事。

村里的戏台子，在村中间的空地上。戏台子是用木头搭的，上面铺着木板，两边有柱子，柱子上刻着对联。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都会请戏班子来唱戏，唱的都是老戏，有《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游记》等。戏台子周围挤满了人，有老人、小孩，还有年轻人。大家搬着小板凳，坐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

村里的集市，每个月逢五逢十就会有。集市上很热闹，有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的、卖小吃的。我常去集市上买些生活用品，有时候也会买些水果给孩子们吃。集市上的人很多，摩肩接踵，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那些日子，就像老井里的水，平淡却甘甜；像石磨磨出的面粉，朴实却实在；像针线筐箩里的线团，缠绕着温暖；像小河里的流水，流淌着欢乐；像戏台上的故事，充满了回忆；像集市上的热闹，满是烟火气。

炊烟土

草原上浪漫的坐标



报道 于志超 摄

一封致爱情的情书，这近乎超现实的景象，冲散了旅途的寂寥，令人莞尔，这该是何等的一种决心，将整个家园染成爱情的底色，仿佛如此，生活其中便能永驻爱河。我步入雨中，撑伞走下栈道。雨水敲打着头顶的伞面，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四周阒寂无人。粉红色的木板在雨水浸润下，褪去浮世的喧闹，显出一种沉静的瑰丽。步履蹒跚，成为天地间唯一的节拍。在这极致的空旷里，人反而向内坍缩，所有关于爱的哲思，如遇雨的种子蓬勃生发。

这栈道，遂成了一条思辨的通道。在这般辽阔中，独自漫步，反而更能听清内心的潮声。这粉红色的栈道，犹如一条时光通道，连接起无数为爱吟唱的靈魂。罗密欧爬上朱丽叶的阳台，那高度不仅是空间的，更是情感与危险的陡峭维度。他们的爱情坐标，是向上的、超越的，渴望与神性比肩；《呼啸山庄》的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情，则与暴风、石楠、荒野纠缠共生。他们的爱情坐标没有精确的数字，只有一片精神的荒原，爱在其中如厉风呼啸，摧毁一切又重塑一切。那是灵魂认准彼此后，一种横冲直撞、无所依凭的绝对坐标……

我们东方的爱，则多在水平线上蜿蜒流转，往往与山水相栖，多了一份含蓄与绵长。《诗经》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坐标是那条无法逾越的秋水，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怅惘凝望。爱而不见，求而不

得，其坐标在心之彼岸。那坐标是延宕的、求索的，伊人永远在水之涓、水之中央，可望而不可即，爱之本质在于那永恒的间隔与追寻；梁祝的十八相送，路径迂回，情意缠绵，其坐标是蜿蜒的、含蓄的、最终化蝶方能逾越的生死界线；牛郎织女，则被一条浩瀚银河相隔，每年七夕，静待鹊桥……

这些脑海中纷至沓来的意象，在呼伦贝尔的雨中，与脚下这粉红色的北纬52度13分14秒，相互映照、碰撞、融合。“两情若是久长时”的豁达与“爱你直至生命尽头”的烈性在此处和解。它们共同诉说着——人类从未停止用地点、用故事、用整个文明的力量，去锚定那虚无缥缈却又重于生命的爱情。这粉红色的栈道，何尝不是又一个当代的、勇敢的尝试？它试图在这天高地阔之处，为飘荡的心灵，提供一个可触摸、可抵达、可坚信的凭据。这北纬52度13分14秒，是横亘于旷野的一道绝对直线，它不指引向上，也不刻意迂回，它只是存在。它仿佛在言说——爱情既非通往天国的阶梯，亦非设障的迷宫，它或许就是人类携着爱立于茫茫宇宙间的坚定印证。

就在这思绪万千之际，栈道前方，一个身影闯入这幅湿漉漉的画卷。雨幕中，一位清癯老者，背脊挺直如白杨。在八月的草原深处，他穿着熨帖的呢子西装，头戴深色礼帽，手执樟子松木的拐杖从容行走。雨水在他周围织就珠帘，仿佛不忍打扰他。回来后忍不住同当

地文化馆的友人谈起，始知老者在外漂泊多年，却最终回到这片土地守护长眠于此的爱人。老人眼眸盛着呼伦湖般的深邃，皱纹里埋着深深的思念。每一步都是穿越时空的爱恋，每道目光都盛着跨越生死的凝视。他无须言语，其存在本身即是一部爱情史诗的终章，爱已融入骨血，成为恒久的诗篇。他像一位从旧时光里走出的绅士，逡巡走在去探望一生挚爱的路上，那份历经岁月淬炼的深情——他行走，爱便行走。他本身，就成了一个活着的、移动的爱情坐标。

我与他擦肩而过，未有交谈，却仿佛听见一段沉默的爱史诗。从爱情坐标点离去时，雨渐稀薄。草原被洗刷出一种近乎神性的澄澈，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青草的芬芳。我向停车的地方走去，却见不远处的草场上，有一位妇人正弯着腰，低头寻觅着什么。我走近些。她约莫60岁，头上围着素色的围巾，手上戴着棉布手套，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里面已然装了不少新鲜采摘的蘑菇。她神情专注，不时用手拨开草棵，动作熟练而轻快。

她抬头看见我，脸上绽开淳朴而热情的笑容，朗声问道：“老妹儿啊，今年雨水好，蘑菇可多了，你是来捡蘑菇的吗？”她的声音带着草原特有的开阔与爽利，穿透微凉的空气。我一怔，随即也笑了开来，望向她袋中那些沾着水珠的收获，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回答：“不是，我是来捡拾爱情的。”她朗声大笑，那笑声里藏着整个草原的豁达，“这浩大的草原，啥都能捡得着呐！”我顿悟，这坐标并非爱情的终极答案，而是一个伟大的提问。它问每一位到来者——你相信吗？你愿意在此刻、此生，于无限时空的一点，为你的爱划下坐标吗？

爱情并非被寻获的实体，是那老者风雨无阻的从容步履，亦是这妇人于雨后大地俯身拾取的、具体而微的生之欢欣。它是在认识到宇宙终归虚无之后，依然亲手为彼此建造一座粉红色的、不容置疑的圣殿。

返程时，雨已停。后视镜里，那一点粉红渐渐溶于草原的苍翠地平线。而我知道，在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之上，我已将爱情检拾于心。它并非一个地理坐标，而是一种存在的姿态，是于茫茫人海中，敢于为你划下一个坐标，并说“我于此爱你”的全部勇气，亦如这辽阔深沉的呼伦贝尔草原厚有力的托举与承载。

絮语怀

冬天，一路向北

□风凝

蒙古族馅饼。我们在临窗的高脚凳上坐下，静候用餐。

环顾四周，店内食客年轻人居多。年轻人那份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独特气质，自是不必多说。然而，在挨近我们的一个角落，有一对身着蒙古袍的老夫妻相对而坐。老爷爷耐心地打开方便筷的包装，递到老奶奶手中，老奶奶脸上的皱纹瞬间勾勒成幸福的模样。那笑容，灿烂得如同草原上盛开的格桑花。

两位老人家轻声交谈着，他们的声音隐匿在这间热闹的小店里，听不见具体说了什么。但在他们眼神交汇时，洋溢在脸上的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浓浓情意。老爷爷看向老奶奶的目光里，满是温柔与宠溺，仿佛对面的她还是初见的模样。老奶奶回以的眼神，同样饱含深情。这份情意，没有年轻时的热烈张扬，却如醇厚的美食，在时光的酝酿下，愈发香醇。

看着他们，我不禁同爱人一起

风且吟听



峡谷脉絡

张成林 摄

锡林郭勒草原即景

□刘海洋

1

不送你，继续的曲线和
鞍辔的印迹
把鬃毛还给风
把嘶鸣还给雷

我送你一匹马的影子
在草尖上漂浮
当时间漫成星河
它就立在
你枕畔
用月光钉一枚
银色的蹄铁

它饮晨露 食星光
脊背起伏成远山曲线
当你跨上我的礼物
便拥有
那片草原

2

天地在此和解
云朵俯身 将阴影
揽入怀中

牧人的长调漫过来
比时间更古老的
是这种弯曲的绵延

站在草野中央的人
突然失重——
他的身影被风拉长
又被夕阳變成
薄薄的剪影

3

沉睡的雷声
从地底传来
那是祖父的蒙古马
在草原上奔跑

每个蹄印都盛着
半盏雨水 半盏烽烟
当春风拂过
就长出会说话的
白蘑

深夜，把耳朵贴紧地面
能听见铁蹄敲打北斗
祖父的牧鞭，正把
群星赶向黎明边缘

驼盐古道的风

□高华

秋天的早晨
乌兰布和沙漠边缘
这条地图上尚未标出的路
风的手写体书写了它潦草的前世今生

天空高远
远去的驼铃声，变成风的种子
在废墟上长出故事，长出线垣断壁和

一条往来无敌人的路
这里的风永远在吹
吹散了路也吹散了生动的日子

曾在这条路上走过的人
被骆驼牵着，像骆驼一样
踽踽而行
也有人终其一生，拎着风的
影子，离开家乡

我的脚或许正踏在他们的脚印上
我愿用一种原始的方式
表达敬意

安久庙、骆驼泉、神树、神泉
都是曾经的驿站
这条路的气息
仍在风中飘

流动的光是沙漠上古老的苔藓
风的号子，马帮驼队的吆喝
和野羊的哀怨，被沙漠优美的
弧线传递得很远很远

前人脚印上长出的沙冬青
葱葱茏茏
沙尘的腥味在与沙葱花对抗中
达到和解

古道旁的枯树，是伸向天空的手
撕扯着风的情
骆驼泉边久远的传说
流淌遥远的乡愁

我匆匆而来
在风修改的古道上

风中，古道的影子飘摇在地平线上
连接着市井村落
连接着弯弯曲曲的大河

星诗空